

刘心毛：无声世界里奏响追梦强音

人中

□檀志扬 胡雅倩

5月11日,在怀宁县三桥镇社塘岭村街道上的一家铝合金门窗工厂车间内,火花四溅,机器轰鸣声不断,42岁的先天性聋哑人刘心毛正在赶工生产一批铝合金门窗。

从2015年创业至今,刘心毛凭着不等不靠、吃苦耐劳的精神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,年收入超过3万元。村干部兼帮扶责任人刘心怀介绍说:“他虽然从小听不见、说不了话,可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”

“镇、村两委对我孩子那真是好,经常过来走动,我们也不能辜负政府的帮扶,现在脱贫了,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激。”在一旁帮忙的刘心毛母亲陈九香激动地说。

刘心毛由于先天性耳朵残疾,从小没有念过一天书,只能在家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。2013年又因离异,还有一个小孩上小学,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日子过得异常艰难。

镇、村经过多方面了解情况,于2014年把刘心毛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为了让刘心毛早日实现脱贫,镇、村干部和帮扶责任人经常到他家中,为他解决实际问题。同时,了解他生产生活情况,鼓励他树立信心。

“为了学得一技之长,刘心毛小时候跟在父亲后面学维修、电焊技术。”刘心怀说,为了学到更多的本领,他还到本地几家铝合金加工厂学习铝合金和不锈钢材料加工技术,也只用了几个月时间,就学会了铝合金门

旧时“大工匠”

众

□苗连贵

像他们那样的工人,今天绝难见到。

他们原先并非产业工人,而是一些行帮气息浓厚的白铁匠人。随着白铁业的萧条,白铁匠大都进了工厂,改行当了冷作工。冷作工和白铁匠并不太隔行,不过是白铁皮变成厚钢板,小榔头换作大铁锤,因为做的都是大件活,行内戏称之为“大工匠”。

数十年前,我被招进这家工厂当了工人。我没有师傅,或者说没有固定的师傅,今天给这个帮忙,明天当那个的下手。师傅们对技术大都保守,对外人更存戒心,传授技术,多为本乡子弟,对外乡外姓一般不传,即便传,也得“考验”你好久,直至与他达到“师徒如父子”的情分,他才肯将工具箱的钥匙交给你——莫小看这把钥匙,它是个重要关目:钥匙交给你,说明他已认你作弟子,愿意教你了。如果再让你给他做点私事,比如买烟、泡茶、打开水,因什么事跑个腿,那简直视你如本家子弟了。这只有那些脑壳灵光的小青工才有这种机遇。我高中毕业当的学徒,年龄大,也笨,自然始终没有得到师傅们的垂青。

所谓师傅教,就是他做活时允许你在一旁看,而外人是不能让看的,特别是关键部位,以防被人“剽学”。来了人,他就抽烟喝茶聊天,或装模作样“捡场子”,意在逐客。遇到耐烦的师傅,可能让你动手做做,这就是“教”了,什么口传耳授,悉心点拨,手把手地教,这种幸运至少我从未遇到过。

那时,我的这些师傅们的“理论”水平很低。我刚进厂时,好几个师傅颇自得地考问我:“晓得3.14么?”我一晒,一口气把圆周率背到9位数,惊得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。圆周率是计算筒形器物展开料必不可少的数据,其时,这一概念刚在他们之中普及。

倒是师傅们的手上功夫令人赞叹。他们“闲时”爱做点小玩意,过一把敲白铁的瘾,比如做个接油用的漏斗,敲个打水用的吊桶或洗脸的铁盆等等。据老师傅讲,五十年代解放牌汽车刚问世,几位技术拔尖的师傅就用拍尺和小榔头敲出一付汽车

窗等的制作。

2015年,在镇、村帮扶下,在自己三个兄弟的支持下,刘心毛一边苦练技术,一边艰苦创业,在家门口开起了一家铝合金门窗加工厂。因诚信经营,货真价实,逐步在业内树立起了过硬的品牌。

虽然身体残疾,但刘心毛从不怕苦怕累,依靠自身努力脱贫致富。他每天披星戴月,清早五六点钟就得起床忙活,除了制作门窗,还承包了本村16亩当家塘养鱼,常常忙到天黑才回家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他从未请过帮手,全靠自己一人打拼。有时忙不过来,母亲就过来搭把手。“勤俭节约”“埋头苦干”,用这两个词语来形容刘心毛一点也不为过,也正是这种劲



让路 唐宁侠 摄

头面,然后刮灰、喷漆、抛光,几可乱真。在这里,技术是人们崇拜的偶像,技术的高低决定人的尊卑荣辱,技术好的师傅都被人高看一眼。

令我感佩的是,师傅们做活对材料也极俭省,能用边角余料拼凑的,宁可多费点神劳,也绝不用整料。看他们下料时精打细算的样子,使人想到小户人家母亲给孩子裁衣时的神情。其实,材料拼接得巧拙也是衡量技术高低的一个方面。

冷作工最常用的工具是大锤。抡大锤是第一力气活,常由两人配对打:两把大锤一来一往,轮番落下,像擂台比武,打得性起,都脱了上衣,赤膊对阵,谁先力尽谁认输。

最难忘的是打封头(化工设备中罐体两头的封闭部分),师傅们叫“打凸子”,这是冷作工最苦的活,特别在夏日。每当“打凸子”时,工棚下那个直径达两米的地炉就生起火,喷出熊熊的烈焰,使人感到整个大地都在燃烧。一顿锤砸下来,个个脸炙得油红放亮,像烤熟的酱鸭。我第一次上阵时,感觉火舌在脸上舐,眉毛几乎都烧没了。一个上午下来,灰蓝色的工服上,一条条,一片片,全是白花花盐霜,干了湿,湿了干,成了护身的甲。

就是这种活,师傅们都争着上,组长不派活还不高兴哩。有人说是为了午餐食堂做的那一碗免费的“高温汤”——汤是诱人的:肉丝线粉,漂着碧绿的小葱花,一大碗捧在手里,“哧溜,哧溜”吃得满嘴香。下午接着干,但没有汤,我看师傅们卖的力气并不比上午短斤两。那时代的工匠,以吃苦耐劳为本真,躲懒耍滑被人瞧不起。

冬天“打凸子”可就舒服多了,地炉边,即使天寒地冻也不冷。歇息时,披着破棉袄,围着火,把从食堂买来的冷馍

头,让他于2017年彻底摘掉了贫困的帽子,生活过得越来越有盼头。

天道酬勤。从贫困户到脱贫户,家庭年收入从0到3万余元,刘心毛依靠自己的双手干出一片新天地,从根本上摆脱了贫困。在无声的世界里,他用最真实的肢体语言表达出对生活的热爱,讲述着劳动脱贫光荣的故事。

我的扶贫人家

七彩人生

□李晓

我扶贫的那户人家,主人姓王,名叫王大铜,独身。2016年秋,我与他开始了对接。王大铜所在的村子,与我的单位相距30多公里。沿着崎岖山路前行,看到一个耷拉在山坳下的土房,那便是他的家。

王大铜的屋后,是黑压压的松柏树。我第一次接触王大铜,就感觉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浓郁的松柏树气味。

那次去他家,我首先进了屋里,床铺上潮湿的被子发出一股霉味,灶房里一口铁锅紧挨着一口铝锅。王大铜说,灶是连通灶,烧柴火时,铁锅里煮猪食,铝锅里煮饭。

69岁的王大铜其实长得虎背熊腰,只是背有些佝偻,那是一辈子都在泥土里匍匐求食铸造成的身躯姿势。

在对接联系的第三个月,镇里根据他家的情况,在他家的老房子旁边建了个30多平方米的青砖小房,安装了自来水管,还买来了电视机。老房子没拆,王大铜要留着堆柴草。

我赶到王大铜家帮他搬迁新房,在床上铺了新毯子新被子。我自己给王大铜买了一个煮饭的不锈钢锅,我告诉他:“大铜,铝锅用久了,容易氧化,对人体不好。”王大铜说:“谢谢李干部,我名字里含铜,吃得消。”

那天搬家,王大铜还换上了干净衣裳,他挽留我,“这回要吃了走,吃了走。”他说着就要去取腊肉。挂在灶上方的一块老腊肉,烟熏火燎中被熏烤得黑黢黢的。

我同王大铜一起做饭,柴火腾起的青烟从新房屋顶上的烟囱飘出去,远处是在空旷蓝天下要融化进去的隐隐山脉。我去地里掐回辣椒炒了腊肉,炒青菜炒土豆丝,做了番茄鸡蛋汤,都是原生态的山里食品。我同王大铜一起喝高粱酒,他往我碗里不停夹菜。

王大铜连声感谢:“李干部,谢谢啊!房子新修了,自来水有了。”我说:“大铜,我是联系你家的,主要还是国家政策好。”王大铜举起杯子,说:“我感谢国家!”他猛喝了一口酒,被呛得满眼是泪。

2019年3月的一个上午,我在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:“李干部,我是王大铜,我就在你楼下,你马上下来。”

我到楼下,王大铜是用物业管理处保安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。他一把拉过我,指着一个尼龙口袋说,那里头是两只鸡,一只母鸡一只公鸡,都是吃虫菜叶长的土鸡,是他的一点心意。

我顿时难堪起来,王大铜带着命令的语气说:“李干部,你收下,你要同群众打成一片!”

王大铜这么远提了土鸡来城里,我不能辜负他诚恳的心。中午,我留他吃饭。吃饭时,我同他商量,如何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稳定脱贫。

王大铜说:“我的身子骨还硬朗,可以种粮食,种蔬菜。”我说:“现在城里人都讲究养生,你可以养土鸡土鸭。”王大铜点头:“这个主意好。”送他上车时,我悄悄在他衣服口袋里塞了500元钱。

秋收时节,我又去王大铜家。从山上俯瞰,山腰田园里,风吹金黄稻浪。

王大铜恰好从镇上回来,他去铁匠铺里磨了镰刀,准备开镰收割稻谷了。房前树林里,几十只鸡鸭正在低头踱步,悠然觅食。王大铜说,他听取了我的建议,趁自己还能动,多养殖一点鸡鸭出售。

我通过微信传递消息,还把王大铜家养殖的鸡鸭照片发布出去。很快,预约购买土鸡土鸭的朋友便纷纷打来电话,几个吃货还当场用微信把钱转了过来。

到了王大铜的鸡鸭销售季,他养殖的鸡鸭几乎被一抢而光。

王大铜与我母亲一样的年纪,本来我该喊他为“王叔”。与他认识交往后,我直接叫他的名字。我感觉,我的体内,与他贯通了什么。或许,那是大山里蒸腾缭绕的地气;或许,那是大山里某种朴素的品质,草木一样,簇拥在我心上。

朴实的王大铜,厚道的王叔,2020年,我们国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。2020年,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。在这场脱贫攻坚的行动中,我有幸与你结缘,衷心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,生活更开心,更幸福。

遗失的种子也会开花



心香一瓣

□蒋光平

她是我班上的一名学生,刚生下来不到一个月,就被重男轻女的父母给遗弃了。后来,是一户好心的人家把她给捡了回去,收养了她。收养她的那户人家非常贫穷,每天放学后,她都要背上背篓,到山坡上去打猪草。回家后,还要煮饭洗衣,同时还要照顾比自己小两岁的妹妹。大概是知道自己身世的缘故,

从小,她就特别自卑,每次课堂上的问题,她都不敢举手发言。当别的小朋友兴高采烈地玩游戏时,她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角落观望。我知道,课堂上不举手不是因为她不知道答案,只是因为她有只手长了六个指头,她是怕别的同学笑话她。但每次考试,她都是班上的第一名。不去玩游戏也不是因为她不爱玩,而是因为她怕自己唯一的一件新衣服,在游戏中会不小心被同学给撕破了,那可是她辛辛苦苦打一年猪草才换回来的。她是那样的自卑,又是那么的懂事,作为她的老师,我倒是希望她能活泼点,哪怕犯点错误,我也会开心几天的。她那种因自卑而过早的懂事,往往让我们有种无法言说的难过。

那年春天,班级组织大家到学校后面的一个花园里去种花。那天,大家都很高兴,同学们拿上锄头、镰刀、水桶等工具,欢快地朝花园跑去。她那天拿着花籽儿,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大家的后面。那是一条极窄的小路,两边都是杂草丛生的荒地,等到了花园,她忽然发现,装花籽儿的口袋破了一个小洞,一小半的花籽都洒出去了。虽然大家都没有责怪她,但她却非常的难过,一路上沿着原路小跑着回去,她想把那些散落的花籽儿一粒粒地捡回来,但路边杂草丛生,那些种子早已不知去向。那个上午,她站在那条路上,泪流满面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,当我再次走在那条小路上的时候,我惊喜地发现,在路的两旁长满了一束束的小花,一只只的蝴蝶在上面飞舞着,很是好看。放学后,我把她留了下来,带着她沿小路再走了一遍。她似乎也被路边的小花吸引住了,脸上露出了不多见的笑容。我问她知道这路边的小花是怎么长出来的吗?她想了想,恍然大悟道:“一定是我上次漏在路边的种子开的花。”“对啊!你看,这些被你丢掉的种子,不是照样开出了和花园里一样美丽的花儿了吗?”见她专注的眼神,我继续说道:“你看这些种子,别人遗弃了它们,但它们自己并没有遗弃自己,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向这些种子学习呢,即使别人遗弃了我们,我们也不要放弃自己,而是应该像这些种子一样,努力生长,最终开出美丽的花朵来。”听了我的话,她似乎若有所思地久久地伫立在路旁,眼里面有泪光在闪烁。

那天回来后,她似乎变了个人一样,课堂上从不举手的她渐渐地把手举过了头顶,不爱笑的脸上也逐渐多了几道美丽的笑容。后来,她上了高中上了大学,走出了那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。突然有一天,我收到了她从远方寄来的信,她在信中写道:“老师,谢谢您,是您让我知道了,即使是一粒遗失的种子,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来。”(林楠/题图)